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八

寄贈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9



文庫 17
W109
9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八

錫山之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寄贈類

寄薛三郎中璠

大曆二年作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後後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杜詩集注

卷八

王以道自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磨氏寄

010185191562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
峽中一卧病瘡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
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
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湄
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
高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

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賦也無賢愚丁固云人生無賢與愚百年之後皆
成糞壤若埃塵埃細塵也黃玘云利名聚散若風
中埃塵去來不足較輕重村野人馬融曰我輩仕
途不及村野之人鷄豚社酒足以自樂一卧病言
因酒而致此病也蘇鄭謂蘇淵明鄭虔不失真謂
能以禮自持不失其真性屯屈也吝也垠崖岸也
八垠舉天下而言蓋代手言文章可蓋覆當代漢
書功業蓋代青草洞庭二湖俱在湖廣岳州府夷
上灑下曰澗是水厓也白蘋大萍采之可供燕禮

松門峽巴中地名攬衣巾謂聞松門峽之佳勝方
飲藥而吐之遽攬衣巾以思去也清旻天也健者
指薛瓌言袁紹勃然起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行
化臣謂承流宣化之大臣○時公勸勉薛三郎中
出仕而寄之也言天下之人不論賢愚揔同塵土
自非得道之士誰免艱危此身今焉與子俱已頭
白役役常甘苦辛雖為尚書屬吏不及村野之人
其樂果難具述者也且藹藹桑麻之多士列為公
公卿之等倫方今天下亂離吾輩反常貧困子客
荊州我滯蜀地卧病春冬加成肺證所以然者必

同蘇鄭痛飲情親二公既化為土未嘗為酒困人
予今自委脩短於度外豈得徒恨賦命之遭屯聞
子立心甚壯所過敬如席上之珍且上馬不用人
扶扶則反加譴怒又能對客揮毫名動天下乃知
果為蓋代之手才力老益精神經歷二湖之勝東
浮滄海之漘君山避暑因采白蘋子豈無一葉之
舟徃復為江津之泛我今未下瞿塘空念禹功之
勤一聞松門峽美便欲攬衣而歸高秋東帶鼓枻
瞻天但見鳳池日麗多士日新予病不能復起吾
子惡可逡巡上有明哲下有碩臣子也可不出仕

乎哉

蘇大侍御訪江浦八韻記異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
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
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
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
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
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

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天接湘娥簾外悲
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

賦也龐公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今有之言蘇侍御亦不交州府也黃初魏文帝即
位年號文帝初為魏太子七子從之游皆能詩如
謝靈運江文通皆擬其作宜同時司馬相如揚雄
皆蜀人也言世代雖變遷而名終不歇可與揚雄
相如齊名於當時也齋房芝元封二年芝生井泉
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連葉清鏡中指江上也
勝食齋房芝言咀味蘇渙之詩過於靈芝也生黑

絲變白為黑喜聞其詩之故也舟天接作舟火滅
湘娥指舜二妃百靈指群神謂群神聞誦詩而皆
來也寒江遲時侍御在江浦邊○此贈蘇侍御之
詩言宿昔有龐德公者世不多見乃今於蘇氏實
有似之重荷攜舟來訪余請再誦新詩即其氣骨
突過黃初雖天地幾至反覆于揚馬宜若同時今
晨起對江上咀味新作勝食齋房之芝慚余短髮
已白何幸復變黑絲昨夜舟中火滅湘妃簾外生
悲群神聞誦詩而不敢解散適爾風破浪開不覺
寒江之遲也耶

鄭典設自施州歸

唐六典典設局典設四人從六品掌太子
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
攀援懸根木登嶺入矢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
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
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籍
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
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鈞森竦見予戟

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開
刺史借冠恂列郡宜競惜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
渚拂蕪葭寒嶠穿蘿蔦幕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
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嘆爾疲駘汗溝血不赤
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
翩翩入鳥道庶免蹉跌厄

賦也滎陽縣今隸河南開封府鄭州鄭典設所居
之地初有適初見其行役不妄舉動也殊俗指齊
地言懸根木言山險則樹挂危崖根俱露外也入
矢石言山石之險如矢尖銳也話此邦典設既歸

之後也有主客言其交誼渾然諸侯門言州守即
古之諸侯如古昔言施州雖地方幽遠民雜夷獠
然敬客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勅厨勅與飭同言裴
謹飭庖厨之具以倍設物也頗狼籍言宴之久也
賞匹敵言賓主行抗禮也非遠戚言裴鄭乃至親
博涉謂博覽涉獵供務隙言供政事之暇見矛戟
言裴威儀嚴肅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
峭時人語曰矛戟森森李義深倒屣不上鞋踵也
此言深喜鄭自施歸故倒屣以迎也畫地謂使鄭
圖畫經歷之山川故得聞施州風土之實且喜田

疇開闢刺史指裴公借寇恂言裴之得民心也宜
 競惜言施州相連各郡之臣宜交相愛惜之也吹
 瘴癘言山嵐瘴氣北風吹散之也羸老謂鄭公思
 散策謂當辭散而歸渚拂蕪葭秋暮時也蘿蔦羃
 蔦寄生女蘿兔絲草羃覆食中此言兔絲延於寄
 生之上如小羃然山嶠之間多有之仗兒僕言子
 與僮僕也潛有激謂促鄭之歸方首路謂孟冬初
 啓行也強飯謂勉強食飽以過嶺也疲駑駘謂所
 乘非良馬汗溝言馬之肥者背脊陷下若溝然李
 伯樂相馬經曰汗溝深長終然選詩終然謝大伐

入鳥道謂言飛鳥之道極高而至險者○公因鄭
 典設歸自施州而作言吾憐滎陽之秀冒暑初有
 所往自古名賢慎其出處不肯自輕妄為舉動先
 生所以久客蜀中者因困於屢空不得已而然耳
 是以前謁裴公意氣素無險僻于馬攀援露根之
 木登頓矢石之間青山自一川而來憂感自城郭
 而洗今也聽子述此施州令予心遽悅憚其風俗
 則咸純朴其賓主則盡和同温温諸侯之門禮數
 皆如古昔謹飭庖厨倍羞坐久盃盤狼籍時雖適
 值亂離而事則敬如匹敵中宵愜此良會而裴鄭

原非遠戚群書萬卷閒供務隙他日又得銀鈎森
竦如見矛戟令我倒屣以迎遠歸使之畫地以圖
所歷得聞風土之宜又重田疇開闢且見民心恭
敬若留寇恂列郡欽承競加愛惜及夫北風吹瘴
衰老思歸渚拂薰葭嶠穿蘿蔦此身依倚惟兒與
僕高興言歸一時激發孟冬方始登途強飯以過
巖壁嘆爾所乘駑馬徒有外飾實非美材不如用
我肩輿前途猶有準的翩翩可登鳥道庶幾免於
蹉跌今幸全歸不亦可勝羨哉

奉贈射洪李四丈

射洪縣名今隸四川潼川州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蒼茫風塵際贈蹙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賦而比也屋上烏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
人者兼屋上之烏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意氣豁
謂豁達大度也不在早北史閻信謂李曉之言曰
古人相知不必在早南京唐以成都府為南京亂
初定時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崔光遠斬平之色

枯稿言兵荒之後所向地方必憔悴也遊子公自
謂無定居也茅齋即草堂付秋草草至秋而黃落
言荒涼也月峽即明月峽挂席張帆也須十金漢
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古者一兩金值十千十金
則知為百千未相保言泛海危事未知妻子得保
全否躡蹻馬失勢貌騏驎公自况也已傾倒言與
李四一見如故也○公來梓州蓋欲李四文憐已
失所而顧遇之故奉以詩言文人屋上之烏愛其
人故亦愛其烏人生在世但顧意氣相孚何必相
逢之早當今南京兵亂初定所向盡皆枯稿遊子
身無根株草堂亦皆荒落是以東行而下月峽將
欲挂帆以窮海島柰何路費須得十金妻子尚未
可保今焉蒼茫於風塵之際躡蹻老類騏驎志士
相逢不無傷感心胸向公已遂傾倒能不一相顧
恤乎哉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大曆三年秋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
詩云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坰此詩當是
在東屯作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

羽毛淨白雪慘淡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
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劄
欲學鷓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蛇劍致君君未聽
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
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
我嘆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
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圻橫水注滄溟
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
自云帝里女嘑兩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
丈人但安坐休辨涓與涇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坰
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
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賦也忽忽不樂貌峽即瞿塘三峽方一醒公有肺
病畏熱至秋風生涼方少蘇也有好鳥西方有崑
崙山王母與漢武帝相會於此常有青鳥為使公
以薛十二有仙姿故以比之慘淡寂靜之意水際
平地曰汀佳士指薛十二言揚舲行舟也舟中有
窓曰舲哀玉言佳士之文清如玉聲之哀蓋環珮

之類也發新硯見莊子養生主以比薛之善屬文
又復能知道也鴟夷子范蠡既相越滅吳浮江湖
改姓名適齊號為鴟夷子註鴟夷榼形盛酒器言
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燕山銘漢竇憲勒
功燕然山班固為之銘斷蛇劍漢高有斬蛇劍君
未聽謂薛十二有致君之術業而君未見用也雲
母屏後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
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
風分隔其間公意謂母學鴟夷子泛湖逃世當如
勒功燕然畫像閣內之人無徒若鄭弘之竊帝寵

愛以屏隔坐而已近新寡司馬相如適臨邛臨邛
富人卓氏有女名文君新寡善琴相如因以琴心
挑之遂為夫婦此以比薛之新娶也扃閉也雙星
謂牛女二星拾流螢車胤聚螢讀書此以勉薛之
當勤學也自汲澗以下公自謂也銀印青漢官儀
諸侯王金印橐駝鈕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六百石
以上皆銅印黑綬蓋以期望薛君也山鬼楚辭山
鬼篇秦末紀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夜過單陰道中
有人持璧送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明年
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

知一年事耳坐錦帳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公自言嘗為郎官也食魚腥言今日貧無可食也兩岸謂峽江滄溟東海也搜百靈謂鬼神之靈赤節即絳節漢時符節皆純赤色娉婷仙女之嬌態也帝里女即帝女弄玉乘鳳凰仙去者喫兩樂巴喫酒而雨襄王薄行跡襄王會神女於巫山之下者冷如丁丁令威也去家千年始得一歸青瑩班固西都賦琳琅青瑩言金石皆青潔之甚龍蛇以王師比龍吐蕃比蛇也鑄農器秦始皇二十六年書銷兵器隋文帝書毀兵仗始盈庭言為國當藉才賢

之盈庭也楚江萍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此勉薛當努力於年少也○公因薛判官見贈而奉酬之也言我今卧病峽中忽忽不樂得秋風而少醒好鳥西來為我而下青冥羽如白雪靜飛雲汀既蒙主人垂顧舉翮獨啖孤亭持此以比薛君之佳士及此以慰薛君之揚舲且薛之文章清新能動哀玉見道如發新劔豈可欲學鴟夷之子便當直勒燕山之銘雖有斷蛇利劔致君尚未能聽志須圖畫麒麟閣上無須止隔雲母屏間且若新娶奚獨美粧必能

勸夫五經勤讀自愧老夫空慙頭白君今年壯宜
看印青惜吾卧病老識山鬼為農林下熟知地形
誰憐吾嘗曾坐錦帳苦居江畔厭食魚腥碧色忽
為惆悵風雷搜索百靈空中右踞白虎赤節導引
娉婷自云仙女嘔雨鳳翎襄王之夢已冷夢覺尚
有餘馨人生到此自相感動金石相映果各青瑩
於此時也文人自當安坐不必辨濁與清悲今天
下尚亂血暗郊垆近聞明王中興輕刑治國銷兵
以鑄農器天下已自方寧文王更出俊乂盈庭立
功以取榮華正在君等少壯之士豈可若吾老夫

廢逐徒食江萍而已

貽華陽柳少府

華陽縣名四川成都府附郭少府官名今
之典史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
並坐石堂下悅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曦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
老少多暍死汗渝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
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淨淚濺我裳悲氣排帝闈
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

文章一小位於道未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
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
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
子壯顧我傷我懽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吞瞰音

賦而比也繫馬劉琨詩繫馬長松下野寺門柳少
府寓居於野寺公尋訪之披衣起急於迎也符堅
見張育育披衣出喜曰符堅來矣欣然握手絕倒
火雲夏天雲赤如火洗月露月中之露清徹者也
蘇東坡火雲無時出未受月露洗蓋本於此朝瞰

日始出曰瞰山海經朝日始出謂之瞰觸熱冒暑
也晉程曉詩可憐襌襪子觸熱生病根多暍死武
王下車而扇暍漢明帝徙河南人實河北老少途
中無水暍熱死數百人汗渝水漿世說載鍾會鍾
毓見魏文帝毓有汗帝問曰何以汗對曰兢兢皇
皇汗出如漿之子指柳少府不辭煩公自謂得少
府俊士所以不辭筋力之煩而往謁也指揮號令
之意陳平傳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
矣當世事謂柳少府負經綸之志也言及國家未
寧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閣帝閣天門長策良

策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也知者論觀柳之義
既未與知己者論亦不可為俗人道也識璵璠潘
正叔云寸晷惟寶豈無璵璠言已之所識止璵璠
而已以美柳侯也一小伎楊賜曰以蟲篆小伎見
寵於時班固賦操末伎猶必然兮古人以文為伎
新史以文為藝亦由此也起予者言柳少府起發
予於衰白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
古信州今之四川夔州府唐武德二年避皇外祖
諱改信為夔也趙女舞古稱燕歌趙舞觀者忘疲
秦人盆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

則甕缶之變稱耳如莊子鼓盆之類顧我傷少府
傷公之衰老也兼淚痕公自喜悲相半也餘生殘
年也過鳥言其疾也今空村公之故鄉自遭兵革
之後唯餘空村而已○公與故人柳少府相遇於
夔州而貽之也言我繫馬於喬木之間訪問故人
於野寺門下柳侯披衣而笑顧我顏色甚溫並坐
堂下之石俯視大江之奔方見火雲初洗月露絕
壁初上朝曦若非早涼過訪必然觸熱病生今寓
南方當六七月炎蒸又異於中原老少多遭暍死
汗踰水漿而翻方是時也英雄之才聞來吾子以

故求見心速力不憚煩指揮世事在戎馬存涕淚
濺濕乎衣裳悲氣直排乎天闕鬱陶徒慚策不見
用仗義又恨知者難論吾衰病卧江漢之間才短
但識璵璠之器粗淺文章不過小伎較諸大道未
必為尊幸而得見故人於此起予於衰白因託以
子孫今焉俱客於古信州中結草廬於毀垣之側
相去不過四五里許徑窄而山葉頗繁時雖危而
得挹佳士山僻靜而兵卒無喧醉從趙舞歌鼓秦
盆子年富而為我傷我年老而為子感悲喜交并
淚痕如線因嘆餘生真如過鳥故鄉兵後咸作空

村安得復返家山以見昇平也耶

贈鄭十八賁

大曆元年公在雲安作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
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頽閔
水陸迷畏途藥餌駐脩軫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
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菹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肯為敏

賦也温温美之之詞詩温温恭人懷抱盡言賁有
温潤君子之意使我得展盡底蘊無遺恨也冠衆
芳闕親近芝以比鄭盖靈芝人所喜見者故不可
闕於親近也跡非隱以避亂也山濤吏非吏隱非
隱尚姑息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色愈謹謂
鄭子相處既久愈加恭謹也見物理謂洞見事物
之理安肯哂謂識鄭子之為人者皆不肯非笑也
卑飛不肯為卑下之事捷徑言不肯枉尺直尋也
百篇文書經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一標
準屈平文詞詩家一標準也羈離說文籠落曰羈

近遊曰離謂鄭子近出而與屈原宋玉輩相交善
也屈宋以文學言頽閔以德行言駐脩軫軫車後
橫木言駐留長車以比藥餌駐留人命之長生也
故人即古之賢人青史古人以青竹簡寫字也不
泯謂流傳於後不泯沒也步趾足指曰趾猶步武
之意詠唐虞欲歌詠太平之世也董草名詩周原
膾膾董荼如飴縣尹未詳何人矛盾矛即戈盾即
今防牌二器正相反者排推擠也即樊噲排闥之
排金門天子金馬門肯為敏言已衰老不能復為
敏捷事也○此美鄭十八温恭有守能文可交且

自歎其牢落而作言鄭有溫潤君子之德使我得以盡其底蘊譬如靈芝宜相親近而不可闕者也况我遭亂竄身於此而不得歸其跡真非為來隱也且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又以小惠相濡潤侮慢無所不至而鄭子則不然乃愈加夫恭謹且高懷洞見事物之理故于卑飛捷徑之事皆不忍為識者是之又示我以百篇之文皆詩家之標準我於羈離牢落之際乃值文章德行之士與文何其幸耶又自言望水陸而畏長途藉藥餌以駐年老因念古人為日雖遠而青史所傳自不可泯故我歌詠唐虞之盛自甘蔬食之粗數盃以求自遣異味則仗他人雖欲上謁至尊乃恨事弗如願又欲抱病以排金門柰何衰憊難于敏捷馬能效鄭子之英發哉

贈衛八處士

按唐史拾遺杜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為小友天寶九載公自東都復歸長安時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馬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賦也參商二星最不相合左傳高辛氏生二子長
名閼伯次名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堯帝遷閼
伯於商丘主商星辰其後為商湯實沈于大夏主
祭參星其後為晉國燈燭光少年行更長燭明不
可弒少壯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柰老何深
青色曰蒼又老成曰蒼半為鬼言所交之友半已

死為鬼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數年之間零落畧盡
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半為
鬼錄傷哉重上指今日言君子堂王仲宣詩高會
君子堂父執禮記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剪
春韭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飯今洛汭
人皆效之禮記庶人春薦韭間黃粱黃粱本出青
冀穗大毛長穀米俱粗於白粱食之比他穀最益
脾主稱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會面古詩會面安
可知十觴亦不醉李牧云吳將軍飲數十觴未見
其醉容○公與衛八別二十年復登其堂喜而賦

之言人生會少別多動如參商且百年能幾何時
今日與子相會則毛髮各已蒼然及訪故舊則半
已死亡寧不衷腸頓熱而驚呼乎豈知二十年外
今日乃得再登君子之堂因思昔別君時未有家
室今則男女俱已成行又能敬其父執率爾羅列
酒漿夜雨剪夫春韭新炊間夫黃梁禮意懇到會
面兩難一舉而累十觴十觴不至盡醉焉得不感
傷哉又不知此別之後相見何時惜乎明日遂隔
雲山徒為世事兩茫茫云爾

贈蘇四侯

大曆四年蘇侯自蜀赴湖南故公贈之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
為郎未為賤其柰疾病攻子何面黧黑馬得豁心胃
巴蜀倦剝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
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
肉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
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
一請并饑寒再請并養蒙

賦也厭轉蓬古詩為客若轉蓬行李中左傳秦晉

圍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註行李使人也安九重天子之門曰九重時兩京初復長安稍平也為郎指蘇後為宣義郎倦剽劫時崔旰段子璋徐知道相繼為亂幽薊二州名時安祿山所節鎮之地荒徼巡邏之卒曰徼謂巡荒境之兵斯人指蘇後也吾道東後漢鄭玄學於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肉食謂在位大臣呂安謂嵇康曰我輩稍有菜色反為肉食輩所哂徒知其外而不知內也老翁亦指後言周澤謂諸齋郎曰君年少壯

不可欺老翁翁冑中有書萬餘卷主客問公自言為之主也偏側窄隘意公自言其貧亦無物以為贈也二州指荆揚言養蒙易蒙以養正聖功也公引此言欲其晦迹以自全也一請再請戒之之詞○大曆元年公贈蘇後而作言昔日同遊於異縣各云畏夫飄蓬今別離五年而尚為使於外幸而戎馬日息九重復安止因有才雖云將老而猶為差委不得寧居今也君為郎中亦非卑賤柰疾病相攻衰容滿面而心胸又為鬱結所纏且值巴蜀恣行剽劫反叛成風幽薊雖已削平而荒徼執弓

本言集言 卷八
不息吾知君今脫身而來豈非東方之幸乾坤雖
大客途又值囊空反為大臣哂笑又為少壯所欺
顧今我為之主偏側復與君同將何以為贈遺君
今南下荆揚去帆甚速思彼二州豪傑頗眾不可
不自重以求保全一請廉介以自守再請養蒙以
自存使予仍得會于他年可也

贈李白

李侯游梁宋間公贈此詩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賦也厭機巧時遭兵亂之後人皆趨利故多機巧
野人公自謂也對羶腥指胡人之氣也周禮註犬
腥羊羶常不飽公自言其貧也青精飯神仙所食
之物色之黃者曰黃精色之青者曰青精狀如山
藥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大藥脩煉之藥考證云
須煉砂中汞能取鈔中金黃芽為根蒂水火煉功
深跡如掃言大亂之後山林人跡稀少如掃淨然
彥俊秀也李白嘗供奉翰林故云事幽討討尋討
也脫身白自知不為當時所容故解職而遊四方

也。瑶草、珊瑚之屬，仙境所有。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瑶草。江淹別賦：惜瑤草之徒芳。○時李白辭朝將遊梁宋，故公送別而贈之。言已客居東都，今已二年，而所經歷，厭彼機巧，况對此胡羯之腥羶，以故蔬食常不能飽，然欲逃世棲息乎山林，豈無青精之飯，使我顏色加好，柰何苦乏大藥之資，又兼山林人跡，淨掃今也。李侯乃以金閨之秀，遂能脫身宦海，以游四方，尋討幽懷，逍遙梁宋，方將期我共拾瑤草，以享神仙之樂，惜我尚未能也。

戲贈鄭廣文度兼呈蘇司業源明

天寶十三載，召蘇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為考功郎。十四載，度以受偽署，竄歸，免官。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賦也廣文按，新唐書：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四人，助教二人，兼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廣文館學士，性嗜酒，不治事，數為官長所誚，怡然不以為意。後坐免官，故至

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有詩云得
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為此也寒無氊吳隱之
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氊鄭虔在官貧
約淡如也故曰寒無氊○鄭廣文好飲故公謔之
言廣文到于官舍繫馬堂階之下醉即騎馬而歸
不復知所事事是以頗遭官長之譏惜其才名餘
三十年而貧窶太甚坐客寒皆無氊惟有蘇司業
者獨憐其才時時餽餉以錢得即沽酒耳廣文亦
窮矣哉

戲贈二友

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王
司直即前詩有短歌行贈王郎司直二人
與公素相厚善元年建巳之月玄宗升遐
其年公在成都焦校書王司直皆會於此
故詩作于其年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
一朝被馬踏唇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賦也元年建巳月年號自漢武帝方稱建武元年
肅宗欲法上古之制故於上元元年九月詔去年
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

齊在胸腹之間生馬駒未調習之乳馬也不肯已
樂府云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東擒胡壯志未衰也
○公以焦校書好勇而戲之言元年建巳之月郎
有焦校書者自誇勇力能騎生馬一朝曾被馬傷
板齒皆為踏落然而壯志尚存直欲東擒胡虜也
勇果足尚哉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賦也面如墨謂為馬跌傷故面黑如墨也駑駘馬
之最不良者因雨故沾泥也不為福用塞上翁失
馬事○詩又言官有王司直者馬驚折臂面黑如
墨駑馬沾雨汙泥可不早避雨色君雖興嗟焉知
未為非福然則人當以勇為戒可也

上韋左相二十韻 下排律附

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拜左相此詩
乃天寶十三載公在長安作按史是年見
素止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為左相今
題曰左相乃後來編寫之誤或追補之歟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

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濶無津
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
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
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
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賦也鳳曆左傳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知天時故

以名曆正之官吏記黃帝名軒轅天子即位曰龍
飛玄宗十三載以韋見素為武部尚書等官自即
位以來至此凡四十年矣荒大也八荒猶云八方
開壽域漢王吉疏殿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轉
洪鈞洪大也鈞窰者造土器之規車使大小各得
其宜如天之造物者也丹青趙充國以功德與霍
光等列畫未央宮殿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
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
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臣以圖畫廣及太尉黃
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此謂見素之父

也應圖魏曹植獻文帝馬表臣於先帝世得大宛
紫騮一疋形法應圖此言見素以才見用也沙汰
以篩貯沙去其細而存其大曰汰謂吏部之於百
官揀選亦如之此言見素為吏部丞也三足曰鼎
大鼎曰鼎皆烹魚飲食之器書若作和羹爾維鹽
梅此言為相日也初相漢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
宣帝即位代蔡義為丞相已歸秦史記范睢字叔
更名張祿王稽載入秦秦昭王拜睢為客卿封應
侯相秦傳經即韋賢與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仕至
丞相故鄒魯諺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滄海百

谷之所歸其淵不可津涯者也喉舌李固曰陛下
有尚書猶天有北斗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亦出納
王命者也縉紳東方朔為縉紳領袖書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時韋公為相率百官故云領縉
紳衡司稱物鑑司照物丞相之於百官當稱之照
之者也天寶五載韋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
持衡留藻鑑上星辰以韋親帝之旁猶云上雲霄
也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納用
之每聞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韋公嘗

為兵部尚書故以鄭公比之獨步曹植曰王仲宣
獨步於漢南餘波左傳晉文公答楚子曰子女玉
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德照隣照於比隣也過管輅魏管輅
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天寶十五載有星犯昴見
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
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當
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故
以管輅比之倒陳遵遵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
牘人皆藏去以為榮盡還淳言韋之為宰相能事

畢矣愚蒙公自謂也多病久司馬相如字長卿常
有消渴病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巫咸句列子有神
巫自齊來命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莫
容身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
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者豈足貴耶時將晚自傷其
衰老也蒼茫曠達貌言興之超遠也○公乞憐於
韋見素而作言鳳曆由於軒轅所紀而皇上龍飛
今四十年方太平得韋以為宰相而八荒開夫壽
域一氣轉乎洪鈞若霖雨以思賢佐對丹青而思
老臣應畫圖以求駿馬驚此代以得麒麟沙汰江

河水濁調和鼎鼐味新如韋賢之相漢若范叔之
歸秦盛業如此傳經絕倫豫樟深遠出地滄海廣
澗無津北斗司夫喉舌東方領夫縉紳持衡并留
藻鑑聽履上近星辰獨步之才超乎上古餘波之
德照乎比隣過管輅之聰明倒陳遵之尺牘以韋
相之德業如此豈是池中之物誠為席上之珍坐
知廟堂至理頓使風俗還淳當是時也才傑之士
無不登用若已愚蒙之人正宜隱淪慚愧如長卿
之多病類子夏之居貧回首驅馳流俗生涯只似
衆人雖有巫咸至此不宜通問正過鄒魯之邦莫

可容身自傷衰老意思渺然是以為韋公故歌此
曲使人悲傷淚濕衣巾而已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李布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聞
已理裝此詩廣德二年夏作於草堂

名叅漢望苑職述景題興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
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澗那堪野館踈
黃牛平駕浪盡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
悶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
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

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
賦也漢望苑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
客從其所好司議太子府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
郎故用博望苑事景題輿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
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
也郡丞別駕治中長史一樣官而異名稱若今之
府同知州同然巫峽在今夔州府荊門州屬湖廣
好附書預囑其不相忘也遠行蓋萬州在今廣東
南海中瓊州府無自苦王粲遠行異域無勞自苦
事事慎重內熱言熱中也莊子我其內熱與比何

如比近也言李近日心熱如何否也踈謂荒涼也
黃牛峽在今湖廣夷陵州平駕浪黃牛峽浪高常
與峽齊故也上凌虛謂舟逆水而上如凌虛空然
也盤渦歎水洄曰渦水漲則有盤渦今勸其且休
行故曰待也解纜初公言自己直待峽水平穩方
纔解纜以訪李別駕也過小徑摘嘉蔬自此以下
預約李員外訪其居也陶淵明詩歡言酌春酒摘
我園中蔬柰果名似李而大丹白色紅蕖紅荷花
也渚柳村花素柰紅蕖皆草堂所有也心可瑩瑩
潔也郭景純詩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中作中

悅之中若冠于首之中何時移耶移巾凡公欲拜
李員外於任所也弊廬猶云破屋自謙之辭左傳
張趯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弊廬
○公因李十四新除太子府官而兼萬州別駕故
寄此詩言君既名叅太子之府職述景題之輿將
由巫峽而之萬邦一到荆門即好附書今雖遠行
無須自苦躁急心熱近覺如何今此行也方當炎
天渡海那堪野館蕭疎黃牛峽口浪方平駕盡鷁
船頭挽上凌空水勢難行如此不若試待盤渦浪
歇方可以為解纜之期於今如有水悶何不且過

荒徑甞酒酌蔬草堂之畔渚柳村花素柰紅蕖聊
可為樂且夏天易晚薰風送涼江清而心可瑩竹
冷而髮堪梳予於此時直作遠移巾凡之計亦掛
輕帆以發草廬訪子於官所也

寄董卿嘉榮十韻

廣德二年春公自閬州歸成都時作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
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
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
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堠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

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鵬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賦也牙帳大旗立於元帥帳前故謂之牙帳近赤
霄即丹青言天也見防秋大旗至高近於天也干
雪嶺西山記上有積雪經夏不消五繩橋泯江湍
急不可為梁乃以竹繩為橋駕虛而渡即泯江竹
橋在今四川成都府久戎服謂天下用兵日久也
今晏朝以前日用兵之久而今日罷兵則可以晏
朝也犬羊言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也爛熳衆
多貌蕭條荒涼意孫子荆書四海蕭條非復漢有
蓋言吐蕃為患之久故前日嘗陷京師今尚蕭條

也宜嘗膽越王句踐返國苦身勞思置膽於座坐
卧即仰瞻飲食必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猛將
李陵書猛將如雲引此以美董嘉榮也龍泉劍名
黃圖天子圖籍有三輔黃圖之書言宮殿名號與
京畿地理也可焚燒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
言月窟雖高猶可燒之也吳術曰大丈夫按劍橫
行沙塞取月支之首焚其窟窟章炳壯其言薦為
游擊將軍引此言董卿當搗吐蕃之巢穴也干戈
利此戒董卿不可辭干戈之銳利而當盡力於兵
事也斥堠驕斥堠即今煙墩遇有警急晝舉煙夜

舉火接遞通報母得驕惰致誤軍情曰斥堠者謂
兵家探聽守候消息也雙捕虜漢光武拜馬武為
捕虜將軍至明帝初為西羌寇隴西覆軍殺將朝
廷患之復拜武為捕虜將軍卒致平治嫫姚勁疾
貌亦謂良將也憶射鵬北史斛律金子光見一太
鳥射之正中其頭形如車輪而下乃鵬也邢子高
嘆曰此射鵬手也人號為落鵬都督掃氛妖謂能
銷禍亂也言此所以激昂董卿也○公以董卿防
秋於三城而寄之言聞道董君之牙帳防秋建近
於丹霄下臨千雪之嶺却背五繩之橋况夫海內

父穿戎服京師始得晏朝昔者犬羊曾肆武於中
國故今宮闕尚爾蕭條為今猛將正當卧薪嘗膽
龍泉常佩在腰恨黃圖之遭困辱驚月窟可以焚
燒會取干戈銳利無令斥堠隨驕居然為雙捕虜
自作一時嫫姚落日而思輕騎秋天而憶射鵬惟
願董卿復畫雲臺形像淨掃天下氛妖然後此心
庶可慰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公安縣在今湖廣荊州府公以大曆三年
秋移居公安作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
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
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賦也等夷謂平交也感意氣謂意氣相感也愛文
辭羊欣愛筆硯文辭名公多竒之河海由來合謂
黃河源出于崑崙山千里一曲九曲入于海與之
相合風雲若有期古詩風雲若遇會勞宇宙陶潛
詩萬世宇宙復幾時言憔悴垂老於世也謝軒墀

言無復仕於朝廷也幽人泣易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壯士悲文選流年
苒苒壯士悲感接園葵陸士衡詩種葵北園中露
露垂鮮澤此二句述其移居於公安之地也豺狼
鬪以比盜賊也鳥雀饑以比窮困之民也供宴語
公自謂也烏几烏皮几言遷公安唯有此器在也
棲遲游息也東方朔像贊棲遲下位遭輕薄古詩
五陵輕薄兒○公今移居公安得見舊友衛侯而
作也言衛侯誠不易得今病汝獨能知雅量足涵
高遠襟懷清照等夷平生與我意氣相期而君少

小能凌文詞交游典雅若河海天然膈合風雲際
會有期予今形容徒勞宇宙歸老久謝庭墀自古
幽人壯士中不自亂甘守傷悲今也移居公安水
煙通夫徑草秋露接于園葵當此之時入邑而逢
盜賊之亂傷弓而遭鳥雀之饑白頭自供宴語烏
几唯伴棲遲方今交態多遭輕薄獨見衛侯得豁
幽思寧不一相傾倒也哉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公故廬在河南偃師縣承韋公頻有訪問
故有是詩按舊史韋濟乃嗣立之子天寶

七年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
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踈放憶途窮
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裋褐霜雪滿飛蓬
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真怯笑揚雄
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鷄翁
賦也河尹河南尹指韋濟言問孔融公自謂也見
問者河南尹也故得以孔融為比漢李膺為河南
尹而孔融造門為上客青囊郭璞受業於鄭公以
青囊九卷與之遂洞明五行後門人竊青囊未及

讀為火焚之章甫儒冠鼎食列鼎而食門戶閥閱也此言韋尹之貴也詞場吟咏詞賦之地國風詩經篇名此言韋尹善詩也瞻地絕此言韋尹地望尊崇也憶途窮言韋尹念已貧窮也尋陶令陶淵明為彭澤令性嗜酒遇有名酒無日不傾榼褐貧賤之服滿飛蓬言蓬花亂飛如白髮也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牢落言失意牢落之甚也乾坤大余絳失意雲霄羈思牢落歸栖無巢始知乾坤之大言已無所倚著也道術空言天地廣大而我獨牢落雖挾道術竟於周流之際成空而無用也笑揚

雄揚雄草大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乃作解嘲令子乃以鴟鴞而笑鳳凰孰知蝮蛇之嘲龜龍不亦病乎爾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遣史跗扁鵲悲夫盤錯漢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土室謂依土以為室非墳墓也諸杜氏廬墓多在偃師難說蓋言韋尹為正直公平難私於其故人也○公在京師奉寄韋尹之作言有客傳言河南韋尹逢人便問鰕生青囊仍居隱逸戴章甫冠而身尚西東列鼎而食素高門戶詞場英發可繼國風尊榮而顧瞻地望崇重踈放而尚念

我值途窮濁酒欲尋陶令丹砂尚覓葛洪若予則
河湖漂流裋褐霜雪堆盈白頭牢落方知乾坤浩
大周流始覺道術俱空錯謬慙夫蘄子真怯笑夫
揚雄盤錯而神明皆懼謳歌而德義兼隆僕在尸
鄉寄居士室而公則正直肯私祝鷄翁哉道義之
交如斯而已敢厚望乎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嚴武節制成都公在草堂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清粉蝶喜花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賦也憶詞源指嚴公言隋文藝傳筆有餘力詞無
竭源朝廷舊公自言嘗任三朝也節制尊謂持節
而專制也席為門陳平家貧以席為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婦翁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後果然○公與嚴公有夙昔之好因其相近故寄
此詩言浣花溪外乃野水平橋之路春沙映于茂
竹之村于時風輕蝶喜花煖蜂喧正宜故人聚會
把酒以深酌題詩以細論是以僕於弊廬瞻望閒
暇之日慰我江上文學之人又思自忝三朝之舊

情依節制之尊但恐長者車轍不顧以席為門者
耳貴賤易交故言此以激之也

贈翰林張四學士垵

垵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
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
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
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賦也翰林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
應和文章以張說張九齡等為之既而又改為翰

林學士專掌內命逼華蓋翰林院在麟德殿西以
其逼近宸居故曰逼華蓋也華蓋星名晉天文志
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之星鯨力鯨魚之力至
大者滄溟滄海之水鯨魚游泳寬縱之地鯨力破
之如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之破以比張垵
之放曠也天上言張公蒙天子眷注如在天上也
漢客星漢光武與嚴光共卧事以比張公之居禁
內也拾翠殿殿名在京內大福殿東南曹子建侍
宴於拾翠殿命賦詩落筆即成一座驚服望雲亭
在西內景福臺之西以其應文章禮遇內亭也紫

誥謂以紫泥封誥黃麻謂寫誥辭於黃麻紙上似
六經言訓辭深厚如六經然隴右記武都紫水有
泥每貢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金帶赤唐制
翰林拜命日賜荔枝金帶隨高鳳言翰林之位如
鳳鳥之高飛也泣聚螢公自謂也言已不能如張
翰林高飛而止餘泣于聚螢耳任春草公又言此
生棄擲如春江野草任從車馬踐踏也獨漂萍言
萍草無根任風漂泊也山陽會山陽嵇康所居竹
林之會向秀經康山陽舊居作聞笛賦○公與張
學士有舊意欲望其汲引故贈此詩言學士身居

近要任力遨遊賦詩佐酒屢沐恩榮制誥脩詞罔
不莊重腰橫金帶之赤恩賜荔枝之青羨公英發
真如鳳舉慙予衰邁獨泣螢明此生棄擲任如春
草垂老漂泊獨類浮萍無所依歸誠可閔矣儻能
尚憶山陽之笛一聽悲切之歌其幸何如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唐百官志集賢殿書院學士掌刊緝經籍
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時
杜公獻三大禮賦玄宗寵之命集賢院試
文章崔國輔于休烈乃試官也玄宗世降

恩澤二公之力也

昭代將垂白窮途乃叫閹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鷓路隨水到龍門
竟與蛟螭雜寧無鷲雀喧青雲猶契濶陵厲不飛翻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鷓音逆

賦也昭代猶言明時也將垂白公自謂也窮途言
時運不亨通也閹守門隸也乃叫閹時公在窮途
故叩天子闈人以求獻三賦也星象表指朝廷言

天老指宰相言春官即今禮部指崔于二學士言
遺鷓路鷓水鳥左傳襄公十六年春六鷓退飛過
宋都風也六鷓遇迅風而退飛風高故也不以為
害杜公引此以言已不遇時也到龍門龍門在并
州三秦記魚登者化為龍公言自己不能變化也
蛟螭雜言不能自致雲霄故又雜於蛟螭也鷲雀
喧喻小人也飛翻公以三賦獻上文彩動人矣
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河西尉不行改右衛率府
兵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庶已存言杜氏在當時
稱為名門也故山以湖廣襄陽府言公本襄陽人

也張楷云故山幸多藥物足以度流年何必塵埃
中踰跋老死乎桃源仙境也公欲求隱故云然耳
旆旗也殿旁墻曰掖垣如人之左右腋也此言懷
崔于二學士也三賦唐制天寶六載公為三大賦
一朝獻太清宮二朝享太廟三有事於南郊惜見
納於玄宗而為宰相李林甫不見容也二公恩即
崔于也○公獻三賦不見用而作言身逢盛世而
頭垂白上叩闈人以求進用于時氣冲星象而詞
感帝王乃命集賢考試宰相出題春官檢驗何柰
倚風而鷓鴣退飛隨水而龍門不化竟與蛟螭同
墜而受燕雀欺凌是以青雲終不得近陵厲不遂
飛騰儒冠誤身終難奮發家聲幸在不至淪汙因
思故鄉藥物尚多而桃源之境界可隱雖還鄉之
旆欲整而掖垣學士當懷向蒙二公不以三賦為
謬敢於至恩而頓忘也命賦自天謂之何哉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前漢成帝置尚書丞四人後漢世祖改尚
書左右丞各一人食四百石掌錄文書期
會唐玄宗時韋濟為左丞天寶六載詔天
下有一藝者赴轂下公時應詔會李林甫

為相恐士或斥已請委尚書省試問遂無
一中程式者公由是遂退下故贈此詩當
是天寶七載也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
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并原憲貧馬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賦也紈袴貴遊子弟之服指當時武臣子弟而言
儒冠文士也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以軍功取封
侯其子弟自襁褓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
儒之士不能擐甲出戰皆寂寥不見用以此誤身
者多矣蓋嘆武夫得志傷吾道不用也餓字有二
義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此詩言不餓死亦以

言集言 卷八
三百九十三
祿言儒冠漢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溲溺於其中丈人指韋左丞長者之稱
易師貞丈人吉賤子公自謂鮑昭詩主人且勿喧
賤子歌一言少年漢書賈誼洛陽年少觀國賓易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公自言嘗策名於薦書也
破萬卷謂識破萬卷之理梁孝元帝兵敗焚圖書
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如有神蘇軾曰
仲舒對策下筆疑有神助料度也揚雄嘗好詞賦
每擬相如故公於賦則言揚雄之才與已相為敵
體也親近也公自謂與子建之才與已相親近者

也公於詩賦每以二人為準求識面李邕自少知
名李嶠等薦邕辭高行直召拜左拾遺尤長碑頌
中朝衣冠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北齊神武自太原
來朝見宋遊道曰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王翰
文士也豪蕩不羈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
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
其才故也願卜隣左傳惟隣是卜公以文章知名
當世故以李邕王翰自比挺特也要路津謂當權
津要之地官有清有要古詩何不策馬足先據要
路津堯舜上伊尹欲致君於堯舜之上隱淪謂淪

沒於草野之中為隱士也前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艾薪樵賣以給食行歌道中妻羞之求去後數年買臣富貴歸故鄉公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必為隱淪之徒所非議矣三十載公辭河西尉貧在京師自獻賦時迨今凡三十年大抵得志則乘高車駟馬貧則騎驢而已旅食客寓京師而寄食也京師乃繁華之地當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無處不有公獨旅食於此其寂寞可知故朝叩富兒門持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也殘盃謂甕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冷炙謂

宿炙也公既貧賤糊口京師貴遊薄之潛悲辛使人暗地抱酸辛也主上指玄宗頃見徵天寶六載下詔徵士歛然忽然也欲求伸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青冥言青雲杳冥楚辭攄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垂翅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蹭蹬失勢貌海賦蹭蹬窮波王褒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丈人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書所以慰藉之甚厚真言其懷抱之真如莊子云其為人也真百寮上言尚書丞位在百寮之上史相國位諸侯王百寮之上佳句新謂中丞每向達

官稱公佳句之新也。貢公喜貢禹與王吉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劉孝標曰：王陽登而貢公喜，怏怏不平。貌漢韓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怨望，居常怏怏，跋跋奔走。貌張平子賦：大雀跋跋，東入海，假設之辭。西去秦，秦即長安之地，公故鄉也。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遠亘四縣之境，清渭濱渭水亦在西安府。報一飯，史記范雎一飯之恩，必償大臣，指中丞言詩意，以為以一飯之恩，常擬報效，况大臣相知，不獨一飯而已。波字當作沒字，看禽經：鳧善浮，鷗善沒，是也。

誰能馴言欲隱去，則人不能馴狎之也。顏延年詩：鸞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公見時不能用，欲辭韋中丞以去，而作言紆袴之人，必不餓死，儒冠之士必多誤身，文人當俯垂清聽，容賤子一一具陳。此四句乃一章之大指，下則申言之也。言甫昔當少年之日，早克觀國之賓，讀書曾破萬卷，下筆果若有神賦敵揚雄，詩親子建，李邕求識其面，王翰願卜為隣，自謂必然見拔于明時，立登天衢之要路，上而致君如唐虞之堯舜，下而使民風俗之咸淳，不期此志竟爾蕭條，行歌又為隱士，非笑騎驢。

徒三十載旅食枉度幾春朝扣富門暮隨馬後雖
得殘盃冷炙受盡無限酸辛向蒙主上見徵此心
忽然求拔柰青冥垂翅贈蹙巨鱗甚媿左丞相待
最厚相知甚真每於百寮之前猥誦驚人之句竊
效貢公之喜難甘原憲之貧是以心常怏怏走枉
跋跋今欲潔身東歸西入故秦尚念終南名山回
首清渭水濱但我此心圖報一飯之德猶且未能
而况遠辭大臣豈忍率爾夫此行也願如白鷗之
沒浩蕩放縱萬里養高林泉誰能馴狎我哉

贈韋左丞文濟

韋濟即前篇左丞文濟兄洹亦為給事中
時已亡矣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鵠原荒宿草鳳詔接序衢
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
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
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徵感激亦足慰榛蕪
賦而比也轄管轄也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
糾舉舊章故以左丞為左轄韋濟三代為省轄衣
冠榮之按史濟父嗣立祖思謙並為宰相舊儒即

杜詩集卷八

指濟言相門漢昭宣二帝時韋賢與子玄成皆以經術為相漢臣須謂昭宣時須待此二人為相也前列亦指濟二人天倫以兄弟言恨莫俱惜兄洹之先亡也鵠原言脊令水鳥今而在原則失其常處也荒宿草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註謂草有陳根已經一年此非當哭之時也詩之引此是洹亦死一年矣鳳詔天子除官之詔出於鳳凰池亨通也衢八達之道接亨衢美其累世為尚書而兄洹又嘗為諫官也晉荀勗自中書監遷為尚書令有賀之者勗曰是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中書凝邃晉人比天上鳳凰池有客杜公自言也豈壯夫謂以窮達而肥瘠非壯夫也几杖禮記養衰老以几杖公自言家人憂其衰老也混泥途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聞之召而謝過馬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也謁大巫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荀子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吳志陳琳答張紘書小巫見於大巫神氣盡矣歲寒喻友道耐久也日暮公自謂暮年也漢書日暮途遠老驥良馬雖老而尚有千里之志亦

公自謂也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待一呼
公求左丞之一舉也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
軍譬如養鷹然饑則附人飽則揚去呂氏春秋饑
如鷹待此一呼微感激求左丞畧加感慨而激發
之可也榛蕪公自比也荆榛蕪草皆賤物○公以
韋濟故舊望其一舉而作言左丞之位久虛今始
任得其人原由相門之韋氏累因經術以起家時
議果然歸乎前列天倫可惜不得終全長兄之墓
已成陳草鳳池之詔幸接亨衢公於此時自嘆客
身雖甘安命自顧衰顏豈比壯夫家人憂我老混
泥途敢謂自誇餘力遠來并謁大巫苟或歲寒仍
加眷戀是以日暮猶且踟躕真如老驥尚思千里
饑鷹聳聽一呼吾公於此少加感激寧不沛然慰
我榛蕪也哉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嚴武在蜀對客多騁筆札公醉曰不識嚴
挺之有此兒武怒甫徐曰我乃杜審言孫
擬捋虎鬚耳合坐大笑彌縫之武曰與公
等言何至上及祖考深銜之公歸草堂遂
有此詩分註謂公與嚴公後同賦詩尚多

至死公尤惓惓必無此事以愚觀之蓋由
嚴奉母命杜亦悔過故外合而中離耳杜
見嚴武故杜益重惜而深悼之也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祗合在舟中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頽風
平地專歌倒分曹失異同禮并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窮
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
西嶺紆村北江南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
浪簸船應拆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束縛酬知己嗟蛇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怱怱
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
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賦而比也魚竿客公以呂望自比鶴髮翁公自言
其老也庾信賦予老矣鶴髮鷄皮在舟中公自言
體性疎散止可與漁樵相偶不當為幕下賓也真
如律言黃卷以禮法繩人尤嚴於律自公詩退食
自公言幕下官雖卑亦要自公家而退食也痺濕
病頭風公時有此症歌倒虛疾分曹居官者大小
各有曹局失異同謙言不知為異為同也上官指

嚴公言謂能容之於散秩論詩早公與嚴公先以文學相知也仗鉞嚴公作鎮有秉斧鉞之威寬容公嘗斥嚴武名而嚴不深罪之念達窮謂嚴奏請為叅謀劉孝標絕交論剪拂使其長鳴剪拂謂剪齊拂拭以相責成也藤架如葡萄之類并野藤蔓延於高樹者藤架桂叢皆山林之物公言身雖在於幕府而山林之志不忘也觸網窺籠史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之潘岳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此亦言終不如隱得自由也紆曲也繫也江南大江之南此下四句皆述草堂之景

而有歸休之意甕即空蘇定戲友人曰薪盡火滅杯乾甕空束縛言當檢束以酬知己之恩效小忠言不能大有所報也太簡即謝過之辭朱扉嚴公相府之戶扇畫角嚴府警夜之角聲曉入晚歸自叙其勤勞也別業即草堂烏鵲七夕填天河渡牛女二星者詩意謂叅謀無補故興愁也錦幪以錦覆於鞍上非凡馬之飾全物色謂全其衰老之容色也倚梧桐亦閒適之意○此公有悔過求退之心而作言吾本白水魚竿之客况為清秋鶴髮之翁何為來叅幕下祇宜常在舟中自思黃卷嚴於

法律青袍亦出自公老妻憂吾抱病幼女問吾頭
風平地忽然顛躓分曹不知異同貧病如此禮井
衰年而就薦義忝上官而求通實由少年得與論
詩以故光輝得仗英雄又能寬洪以存性拙剪拂
以念途窮今馬力難勝任便欲露裛以思藤架煙
霏以想桂叢方且悔悟自新信然如龜觸網直作
似鳥窺籠更念草堂之在成都也西嶺紆抱乎村
北江南環遶乎舍東寒留竹翠雨濕椒紅浪簸船
宜拆損杯乾甕宜遂空藩籬依然野徑芥斤任彼
樵童草堂之景如故但今未敢擅回是以束縛身

心圖酬知己蹉跎歲月未效小忠防範稍求周密
太簡尚爾忽忽以故曉入朱門之方啓夜歸盡角
之已終翼翼小心夙夜匪懈不成遽尋乎別業未
敢遂息乎微躬愁烏鵲之填河怕錦韉之蓋馬尚
冀上官保全乎物色放倚乎梧桐也耶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京兆官名即鮮于仲通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
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驂騶開道路鷗鷺離風塵
侯伯知何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

脫畧磻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
鳳穴雛雖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
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
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郗詵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覲薄才伸
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賦而比也必殊倫言鮮于京兆氣宇清嘉有殊於
衆人也張京兆漢張敞為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
鄭鵬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敞治京兆畧

循趙廣漢之迹為人任職漢制出為二千石有治
狀者入為公卿故曰近臣開道路韓信語蒯通曰
觀子與諸郎談論辨析是非落落可聽如駑駘駕
車使驛騶開道非容易追逐也鵬鷲皆鷲鳥之大
者而鷲又大於鵬爾衡傳鷲鳥累百不如一鷲離
風塵言天下皆無也知何算言當時侯伯雖多不
足算數豈如鮮于能以文章榮顯也失沉淪言京
兆乃超絕於群僚不可驕易而失身此則警戒之
詞耳脫畧言其不復如呂望之隱於釣也郢匠斤
言其運斧如神以比文學之精也莊子郢人堊漫

其鼻端若蠅翼然使匠石斲之而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註郢人優人也台衮上公應天上三台星衮則衮衣故曰台衮言鮮于公近天子必見擢為公相也鳳穴雛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龍門客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此言鮮于門下客皆賢士也紛感激言鮮于能激發群士也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敗績杜公自謂左傳齊師伐我齊師敗績註曰凡師

大崩曰敗績杜公言鮮于之義聲雖紛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則自逡巡不進耳途遠主父偃曰日暮途遠以下皆杜公自述之言天高曹子建曰天高聽遠重陳再陳也劉越石詩棄置勿重陳猶孺子謙言尚如稚子未能精於詩也鄉賦即鄉試中後歌鹿鳴以宴嘉賓也同晁錯後郊說漢武時晁錯舉對策第一郊說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杜公雖嘗舉進士不第故不得如晁却也憶松筠公欲隱於山林也紆皇眷天寶六載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公嘗應此詔也

紫宸殿名薄才伸公獻三賦召試集賢殿破膽陰
謀指李林甫言初詔下時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
策斥其姦惡令中書先試無一人及第林甫乃以
野無遺賢上表稱賀故詩有破膽陰謀之語秉鈞
指李林甫為相執鈞衡之權忌刻亦指林甫言丹
青地指公卿地位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也
愁餓死東方朔傳臣朔饑欲死報平津公孫弘封
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給衣食焉
詩意謂已雖以餓死為憂所望者猶以鮮于公為
平津侯也○公因世亂家貧有望鮮于之薦達而

作言王國雖稱多士而賢良能有幾人異才固然
間出而爽氣邁於等倫始見真如漢張京兆宜為
當世親近之臣譬若驂騮開道難乎追逐鵬鶚橫
空離乎風塵當今侯伯之位雖多而文章致身實
少果然奮飛超夫等級不當容易失乎沉淪真能
脫畧磻溪之釣操持郢匠之斤雲霄已逼台袞誰
親鮮于明公仕進之美如此由是鳳穴群鷄龍門
佳客紛然感激莫不飛揚柰何予獨敗績志氣遂
巡身值窮途不知何向瞻仰天高不容再訴自顧
學詩猶慙稚子鄉賦徒慕嘉賓賢良對策不得同

林詩集言 卷八
乎晁郊樗櫟守身志反憶夫松筠宿昔獻納曾紆
皇眷中隨諸彥嘗謁紫宸方冀才伸不圖退落破
膽苦遭前政陰謀獨厄秉鈞微生靈此忌刻萬事
益覺酸辛今幸明公交合公卿之士忍傾雨露之
辰有志居貧直恐餓死早晚乞報平津可也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按唐書張說二子長均次均均為大理卿
安祿山亂因受偽命特免死長流合浦均
尚公主為太常卿最得寵幸故公贈以此
詩冀其援引云耳題內當作均字不當作

均字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濶詣絕古今迷
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
軒冕羅天闕琳瑯識介珪伶官詩必誦瓊樂典猶稽
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鶴鷄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
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
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適越空顛躓游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醢鷄
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
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

檻東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壁鵲音

賦而比也方丈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其神在渤海中魏
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三種俱依
海島自西而南循至東方與日本倭相接馬韓最
大服屬國有四十五次辰韓次弁韓極小雜處於
辰韓之中建標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詣絕謂
造詣於絕域之地也迥遼遠之地首四句以譬禁
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乃能遊

且承恩寵也此言張垧父子也雨露天所以滋養
萬物比王者恩澤無所不及也按唐書張垧以王
壻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特為文章賞
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垧嘗以所賜
示均均曰此婦翁與女壻非是天子與學士相門
張垧父說為宰相大名齊言垧與父說之儒術相
等齊也羅天闕言說在相位均垧兄弟皆在中書
故其軒冕羅列闕廷也琳瑯禹貢雍州之地厥貢
球琳瑯玕註琅玕比玉而似珠珊瑚之屬介珪也
珪端玉諸侯之信圭詩錫爾介珪以作爾寶此以

比張垺為寶玉也夔樂書帝曰夔命汝典樂典猶稽言夔樂之典章尚可稽考也此以垺為太常卿故以伶官夔樂言之鸚鵡補衡作鸚鵡賦銛利也鸚鵡水鳥鸚似鳧而小鸚一名淘河其膏可潤刀劍使永不鏽戴嵩詩劔瑩鸚鵡膏皆挺拔美均垺皆挺然拔出群雄也公望晉王導謂唐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在卿乎各端倪莊子不知端倪註端緒也端倪也此言均垺各有頭緒也照紫泥後漢志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此亦美垺得兼照六璽也

靈虬漏刻之體以虬承之也虬以銅為之夕箭更籌也譯邊方之人解華夷言語之人也重譯則至遠之夷也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此美垺之能事聞於至遠之夷也嘉謨揚子謨合臯陶謂之嘉遠黎國名廣東瓊州有生黎熟黎之別弼輔諧和也書謨明弼諧註臯陶言為君而能迪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更何躋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言朝班序列自宰相至雜職各有班行不敢一人亂躋升也適越游梁公自謂也梁今之四川空顛躋危困也竟慘悽

憂鬱貌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
身無所用之杜公初落魄嘗適越矣傳所謂客吳
越者是也公又嘗游梁矣贈李白詩所謂亦有梁
宋游是也終畫虎馬援遺書戒兄子曰效杜季良
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醢鷄餅甕中蟻螻小蟲也莊子丘之道也其為
醢鷄歟萍泛公自言身似浮萍無定在也挑陰公
想鶻蹊之挑陰懷昔日相知之故人也吹噓指張
垞也騰躍公自言也碧海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
中一面萬里日出之地不可梯言青雲之上決不

可階而升也郭璞遊仙詩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
梯范曄傳賈不意君能自致青雲之上顧深謂垞
眷顧已之厚也鍛鍊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
也此言張卿恩顧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至耳才
小公自謂才小辱張卿之提攜也檻束謂機檻拘
束雖猿之巧捷亦不得肆其能也詳見淮南子夜
鵲棲古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
可依此言已被拘束而無所依倚也陪羽獵公有
羨慕其得近清光之意漢成帝時羽獵揚雄從馬
釣璜溪璜玉名半壁曰璜十道志櫟陽有釣璜浦

乃呂望釣璜溪蓋望張卿之接引也太公年老見
用公亦有意於暮年故云然耳○公期張太常薦
舉而贈之言方丈在于三韓之外崑崙在于萬國
之西赤城建標天地覺濶絕塞詣到今古皆迷氣
得神仙則遠恩承雨露則低相門議衆儒術名齊
軒冕之榮羅列金闕明瑩之識真如信圭伶官之
詩必誦夔樂之典可稽下筆成章過乎鸚鵡之賦
鋒芒利器瑩於鸞鷟之膏兄弟競拔公望齊名通
籍並踰青瑣亨衢得照紫泥靈虬傳箭歸馬散蹄
能事遙聞乎重譯嘉謨直及乎遠黎弼諧方當一

展班行更許誰躋吾於此時何由及此適越徒然
顛躓游梁愈覺慘悽終成畫虎寔類醢鷄正如萍
梗無踪泛無休日桃陰舊地深切相思今君得遇
吹嗟為人嘆羨自恨未遂騰躍事復心違如碧海
之難遠涉青雲斷不可梯深慙鍛鍊枉辱提攜果
若哀猿拘于機檻烏鵲驚于無枝未知何時我公
得陪羽獵固應獲遂璜溪之薦也歟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議大夫其名起于後漢至唐武后改為
正諫大夫玄宗開元以來復舊員四人屬

門下省鄭不知其名此作於奏賦之後梁
權道編在十一載為是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只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
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
將期一諾重歛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賦也非不達言諫議大夫非不顯達也而於作詩
之義則早歲已自知名破的言鄭之詩句中理如
射之破的也先鋒戰陣之首隊雲物外言詩思遠

到也鬼神驚如李白詩成泣鬼神無遺恨言作詩
中有一字一句不佳雖毫髮之小則此心自歉然
有遺恨矣蓋言作詩曲盡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
瀚故如波濤野人公自稱也休儒服莊子舉魯國
而儒服何謂少乎冥搜欲搜幽冥之地信客旌所
指耳縹緲飛揚之意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緲崢嶸
嶸公自言旅食在外而年歲高大也求顏闔莊子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子
陋問苴布之衣而自飯牛終逃魯國之使厭禰衡
禰衡有才辯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

劉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遂衛
與之後竟為祖所殺寸心傾言歛忽傾向於鄭諫
議也徐庶嘗指心曰以此方寸之地窮途哭
籍事此公自訴身處窮途也○公有望於鄭諫議
薦舉而作言諫官非不顯達况公詩義早已知名
如射之破的是固由來能事若戰之先鋒孰友與
之相爭思飄雲物之外律中鬼神皆驚毫髮更無
遺恨波瀾是獨老成公之大材如此然已之為人
居無定所天薄浮生多病甘休儒服冥搜尚信客
旌築居依仙縹緲旅食耻年日增不知何人肯求
寧不念及阮生也哉



顏闔諸公俱厭禰衡身無倚仗嗚仰明公若大將
重于一諾敢歛爾自傾寸心君今得見窮途之哭

木言集言
卷一
劉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進衛
公之受之為且斤受寸心頃言欵忽頃向於鄭諫



得東流伯玉花

